

瘋女伊萬

臨近傍晚，尤命領著一個女人走過村道。她低頭走路，逢人就斜眼看，也不說話。她頭髮黑長，全都披散下來。稍有眼力的人，都能看見她小腹隆起。另外，她身材異常高大，比得過一個男人。尤命自小瘦弱，跟她比起來他就像根發黃的竹竿。

坐在自家門口的幾個婦女見尤命走近，卻沒有一個人打招呼，紛紛低下頭忙著手邊的事。尤命也不見得願意打招呼，匆匆走過去，跟真的沒看到她們一樣。對於尤命這般的漠視，婦女們先是慶幸，後來感到又有點憤怒，盯著兩人離去的背影，尤其是尤命還牽著那女人的手，看起來就不太檢點。婦女們冷言冷語地指責兩人——見到長輩都不打招呼，沒有禮貌！

村裡的頑童就沒有這樣的顧忌，他們野猴子般一路尾隨，然後擠到尤命家門口，紛紛睜大眼看這一對對他們而言如此新奇的人。

頑童在門口相互推擠，還不時拍打窗戶，他們用饑渴的眼珠掃描這間不大的房子，想討要一點甜食來，比如尤命手上剛放下的大小包。他們一邊喊著：給我們一點吃的吧！一邊又大聲談論著那女人：你看她的手好大，你看她頭髮真黑真長，你看她長得那麼白，你看你看……，她怎麼都不說話啊，坐著也不動……你看她在笑，你看，她在笑了……。

尤命的行李有三個大小包，裡面有幾件舊衣服，行李雖不多，但他一向不會整理家務。女人似乎也幫不上手，自顧自的坐在一旁傻笑。別的女人見到這樣混亂嘈雜的陣仗，要麼生氣，要麼害羞，哪有還笑得出來的。頑童都笑說她有點癡傻哈，尤命娶了一個傻瓜啦。尤命被這些話煩死了，非常不悅，但又理解他們的習性。他們不嘗到甜頭絕不罷休，畢竟二三十年前，他也是村裡頑童，而且還是帶頭的那一個。

尤命神情嚴肅地看著這些頑童，他們也警惕地看著他，形同對峙。尤命大可以修理他們，他的手腳雖然瘦削，但仍然硬朗，身體也靈活，眼睛裡還有足以讓人懼怕的血絲。可他的女人怎麼辦？她還得在這裡生活下去，她肚子裡還有孩子。他望向自己的女人，思考著現在到底是成人了，不一樣了。再說跟這些野孩子計較能有什麼好處呢？如此念頭一起，尤命也就不再多想，他拿出一袋糯米糕給了頑童當中的頭頭，那些份量夠他們吃了。頑童們收走了糯米糕，但仍不滿足，他們依然叫喊，依舊拍打，吐舌頭扮鬼臉，似乎想要刺激那個女人。他們相信，這個女人終究會發瘋失控，她會拉扯頭髮，口水飛濺，痛哭流涕，

甚至把自己掐死，到時他們來這裡自然有別的食物吃了。

忽然間，女人像風一樣衝上前，搶回了那袋糯米糕，又打了那個頭頭一巴掌，接著是第二下、第三下。頑童們回過神來，居然還手打她、踢她，她也不喊叫，仿佛是鐵打的。尤命趕緊向前幫忙，頑童們才立即鳥獸散，但他們嘴上的話仍然狠毒，邊逃竄邊喊著：瘋女人、大肚子癩蝦蟆，大巴掌亂打人.....。

在村裡，尤命的尊嚴最終被打擊了若干，男人們不會當面說，但眼裡難免夾著一股嫌棄：唉！這是多沒出息啊才娶個瘋女人，那和豬睡覺有什麼差別？婦女們也偷偷說：哪裡找的女人，肯定有什麼隱疾，說不定尤命那方面也不好啦，兩個配在一起剛剛好。尤命看著女人，想到她剛剛瘋狂的舉動，不覺焦躁起來。她仍雙眼呆滯坐在一旁，像暴雨過後的晴天，讓人不由得生疑。尤命埋頭繼續收拾行李，牆角有幾道用刀割過的痕跡，在被關進去之前，他曾經和哥哥一起在這裡量身高。他推開了窗，任由陽光把牆角照成一片蒼涼的顏色，什麼痕跡也看不出來，但同時，陽光也照見空氣中的塵埃，老鼠屎和蟲卵劈哩啪啦作響，而窗外的天空連一片白雲都沒有。

登門上來的人踏著雨鞋，拎著背簍，氣沖沖的，尤命抬頭一看，是本族的大伯 yutas 哈勇。他年逾七十，但身體依然硬朗，腰還彎得下，兒女都到鎮上發展，他獨自住村裡，眼看田地都沒人管理，要荒廢了，心疼，就親自下地，重新做起了農活。許多同齡的老人看著不舒服，說他勞碌命，要做到死，堅持不了幾年的。然而沒過多久，那些老人也跟著他下地去了，各自辛苦耕耘，鮮少收穫。

yutas 哈勇原本那股怒氣被打斷了，他覺得尤命好像變了，變得像個陌生人，他本想好好教訓他一頓的。他直直打量著尤命——他的臉色灰青，眉鋒沒有過去那麼尖銳了，眼神裡的殺氣也沖淡了些，卻多了幾分溫和的光芒。yutas 哈勇一下忘記了原來準備好的質問，他倉促地說，你.....回來啦。聽上去就像差點咬到舌頭一樣。他才看到懷孕的女人坐在一旁，木雕般靜止不動。一個女人竟然沒有招呼他喝水也不問候，這太不像話了。但 yutas 哈勇只是說，娶了老婆就好，成家立業，要正正經經像個男人了。尤命還是很冷淡，他站起來說：我明白你說的話，yutas 哈勇！

尤命其實理解 yutas 哈勇剛剛的激動。三年前，尤命真是惡名昭彰，被村人圍堵在村辦公室，大家齊聲說要麼叫你哥哥回來賠，要麼你就滾出這個村子。尤命的哥哥在鎮上擺麵攤，生意做得還不錯，但就是不願意帶上弟弟。嫂子曾經當著外人說，這不是很清楚了，兩兄弟已經分家了嘛，本來就該各走各的，何況我們也只是小本生意，賺點能吃飯的小錢而已。

尤命的母親也是精明的人，她自然無話可說，跟著大兒子搬到了鎮上。兩個兒子，一個白手起家，一個只會坑蒙拐騙，她當然跟著前者。她想，村裡的人口已經明顯凋零，中青年都出去工作了，在外發跡的，也逐漸搬到鎮上或大都市，住上了大樓公寓，村裡僅剩下幾個適合做朋友的，或者窮苦親戚，也都巴望著要人幫忙呢。誰還會待在這裡？一來怕把自己幫窮了，二來也遭人妒忌，怎麼樣都是一個問題。

搬走前，母親對尤命說，這老家就留給你暫住吧，好好找份工作別再惹事生非了。尤命那時血氣方剛，滿肚子忿忿不平，氣呼呼擋著母親說，這房子是爸爸留給我的，你要去找大哥，以後就別回來了。母親搥了他一巴掌，氣呼呼地說：你到時就別跪著求我回來給你擦屁股。如果尤命沒記錯，當時他唾了她一臉口水。但母親忍著屈辱，一臉漠然地看了看他，還是拎起行李走了。

尤命被留在這個小房子裡，像一件不堪用的發黴傢俱。他獨自坐在床上，忽然產生一種陌生的感覺，想想自己，終於做了主人，卻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想整理一下房子，那些漢人損友這時卻來找他，看見房子空蕩蕩只剩他一個，就吆喝他出去喝酒。他在房子裡踱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後還是跟著他們去了。他們經常在附近幾個村無端生事，做盡了壞事。先是偷雞吃，後來牽了別人的豬去賣，偷摩托車也被抓獲，還勒索小孩子，把村裡人嚇得都不敢發出一點怨聲。大家不堪其擾，都找到村長來交涉，說尤命的事你們要不要處理，不然我們就要報警了。

有次入室偷竊失了手，尤命被隔壁村的人當場逮到被人架著送進村辦公室。yutas 哈勇通知了他哥來賠錢，又怕看不住尤命，就叫來幾個聲望高的老人圍在他身邊。其中一個說，尤命你不要鬧了，別把我們這些老人的臉都丟光啊。留在村裡的老人多是無依無靠的人，子女死得早或者不孝，身體也多病，整日巴著眼睛，不知道想到什麼事情就會突然流淚。尤命叫他們讓路，他們不讓，有的真是心腸堅定，有的只是耳聾聽不清，或者腿腳失靈，挪不動關節，此時尤命瘋狂喊叫，打翻腳邊東西，任誰都架不住他了。

看到母親推開門進到村辦公室，尤命頓時感到懊惱。她沒有跟他說話，只是問了幾家苦主索要的賠款，然後分別點清楚，把錢放到他們手上，也不道歉，而且，她連看尤命一眼都不看。那些苦主要她讓尤命保證，以後不再作奸犯科，母親卻對苦主們說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下次你們直接報警抓去關吧。

聽到這句話，尤命愣愣地看著自己的母親，他知道，這些錢是他父親工地給的賠償款。他一直以為已經被母親和哥哥聯手吃掉，拿去做生意了。尤命被

母親的話刺傷了，甚至惱羞成怒起來，生活仿佛一下子失焦，像一個拳頭蓄勢待發，卻沒有揮擲的方向。

尤命擠出人群跑了出去，他眼睛發紅，被淚水燙著。yutas 哈勇見他衝來，想擋他卻擋不住，他比水裡的魚還滑。尤命頭高昂著，對著空氣，其實是對著 yutas 哈勇喊：我要把老家燒了！你們都是王八蛋！yutas 哈勇嚇得臉青，趕緊追上去，夜裡人影撲朔，一下就跟丟了。他只好跑到尤命老家，仔細檢查了一番，幸好沒事，但他從此留了一個心眼，經常半夜醒來要去看一下尤命，怕他犯下無法彌補的大錯。老家啊，那可是他們最後的歸宿，老命的根。yutas 哈勇後來甚至在和別人聊天時，也常被尤命這個名字嚇出一身汗，仿佛尤命那雙紅眼睛一直在盯著他。然而今天，尤命究竟是回來了。

尤命記得自己說過的那句話，和傳說並沒有太大區別，但那只是氣話，他沒有當真，倒是村裡人當真了，甚至在村裡流傳，演變成了尤命復仇的故事，他也覺得可笑，可笑裡還有點羞愧，像突然想起兒時的糗事一樣。不過，現在不同往日了，時間似乎會沖淡一切。他跟 yutas 哈勇說要留下來陪女人生產，希望暫時找一份臨時工，yutas 哈勇答應會找人介紹。他倒是沒有問尤命，這三年在外面做了什麼，因為村裡任誰出去討生活，都有三天三夜的故事可以講，雖說各有傳奇，卻都大同小異，能回來的大概都吃過悶虧，學得了教訓。

尤命對 yutas 哈勇說：吃點糯米糕，這是在女人家辦簡單的婚禮時準備的。yutas 哈勇心裡泛出一點感動來，村裡的男人結婚都要請人吃豬肉，樸實點就是糯米糕，這對長輩而言，似乎有種向他們討求許可與祝福的意思。yutas 哈勇當然願意祝福這個婚姻，他想這是在尊重他。尤命竟然會尊重他？一個過去壞事做盡的人，竟然會尊重他？他忽然好奇起來，這個尤命到底經歷了什麼。

尤命要去拿女人手上的那袋糯米糕，她不依從，緊緊捏住了塑膠袋，仿佛裡面藏著一件寶物。yutas 哈勇看著她，女人也不客氣地瞪回去，尤命只好抱歉地去行李裡拿別的糯米糕出來。他一轉身，女人就用指頭捏著糯米糕，遞到 yutas 哈勇鼻子前，像是要給 yutas 哈勇吃。yutas 哈勇尷尬地笑了笑，他忽然看到她的手指很大，糯米糕已經被捏得變形，在她的掌上像一撮黏土。

yutas 哈勇連聲道謝，讓她自己吃就好，但他卻接過尤命遞來的糯米糕，放在手心，也遲遲沒有吃。他只是問，她是哪個部落的？尤命盯著 yutas 哈勇，像是在揣測他的用意，又像是在思考女人的來處。他說，很遠啊，賽德克族的，在我們後山還要過去的部落。yutas 哈勇心下明白，他面不改色地說：那……人家家人也是捨得下了。尤命隨便應了一聲，又去問女人，肚子餓了嗎？女人抬起手，聚攏十根手指，往自己肚子揉戳，努力地發出「呃呃」的聲音。

尤命拍了拍她的手，她就放鬆下來，任尤命餵她吃糯米糕。yutas 哈勇看在眼裡，驚在心裡，但更多的又是擔心和同情。他說：她這樣，將來怎麼辦？尤命說，哪有怎麼辦，賺錢養她啊。yutas 哈勇又說，那孩子將來會不會也跟她一樣……，不會，尤命說她家人說是小時候發燒燒壞腦袋的。兩個男人還坐在木椅上說著話，女人就自顧自躺到床上睡覺去，嘴邊的糯米渣也不擦。yutas 哈勇坐了沒多久，就把兩條今天捕獲的大條苦花留給他們，說懷孕的女人需要補補。

小倆口在村裡總算住下來了，yutas 哈勇給尤命找了份搬磚運砂的工作，收入雖然不多，但馬馬虎虎養兩張嘴已足夠。只是自此，村裡每到夜晚，從那間小房子裡，總能傳出女人歡快的聲音。那聲音蓋過了貓頭鷹叫聲，蓋過了蟲鳴和狗叫，甚至蓋過了野貓叫春，這讓一些老人鬱悶、年輕人煩躁、他們又羨慕又恨，他們如此這般兩個人，也配享受這樣的快樂？很快，村裡人就指責說，她叫得太大聲，真不像話。有的婦女還說，她是不是母狗變的，肚子大了還做那事，她們的丈夫卻附和，她一個瘋子，本來就只能算半個人。

女人和尤命這樣不加掩飾的風流，他們的傳說注定要在村裡散開。大家一方面會對已知的資訊進行延伸與猜想，一方面又朝外面的世界，積極地打聽和詢問，只可惜什麼也沒問到。所以，他們也只能猜測，尤命一定是去了很遠的地方，騙了那女人家一筆錢，娶人家的瘋女兒做老婆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女人生了，是個男孩。那天她痛得厲害，一直將手按住那裡，好像不願意它張開一樣。村裡的婦女聞訊都來幫忙，她們也想看看瘋女人要怎麼生產，畢竟他們見識不廣。雖說是出於好奇，但她們也算盡心盡力，在女人臨盆的時候，給她厚重的頭髮抹汗，拿毛巾讓她咬著怕她傷了舌頭，有的按住她的手腳，有的按摩她的肚子和腰身，有的在旁撫慰，還有一些只是在角落，時不時遞個什麼。房裡熱騰騰的，夾雜著汗味和血味。

一個白胖的嬰兒還是出生了，頭髮像女人一樣濃黑，婦女們領受了尤命的道謝和吃食，結伴回了家，一路上還說，瘋女人生孩子，其實也沒什麼不一樣嘛，只是她蠻力大了一點。她們開始殷勤地教她坐月子，教她如何一邊餵奶一邊保護嬰兒的軟腦殼。她們總害怕，孩子會被女人不小心撞破腦子，或者洗澡的時候被她用熱水燙傷。

嬰兒還沒滿月，尤命就抱著他，帶上一紙信封和半隻山羌去找 yutas 哈勇。yutas 哈勇又驚又喜，問尤命：還沒一個月能出來見人嗎？尤命笑了笑，內心滿是歡喜。他說，見長輩哪有什麼關係？他急著要 yutas 哈勇給孩子起個名字。yutas 哈勇看他笑得不太自然，心中有疑，於是問，是遇到什麼困難嗎？他以為

尤命要來借奶粉錢。尤命說，沒有什麼困難，自我爺爺過世後，你就算我們最年長的一輩了，由你起個名，孩子以後會好過的。**yutas** 哈勇見他執意，也就半推半就，回想了過去他所認識的幾個長輩名字，他撓了撓腦袋，說是鐵木好呢？還是雅布？這兩個人都是他的叔叔輩，在部落都曾是有貢獻的人。他最後想了想，輕輕抱著孩子說，你就叫鐵木吧！尤命說，太好啦，孩子有 **yutas** 哈勇關照，將來命運肯定會好的。這一下，人人都知道 **yutas** 哈勇給孩子起了名字。

過了半個月，事情有了轉折，尤命忽然失蹤了，村裡找不到他，工地的人也來催人上工。於是大家都紛紛來問女人，她也懵然不知。小房子裡倒是囤了幾包白米還有罐頭，可以讓她吃一段日子。**yutas** 哈勇打開尤命之前拿來的信封，看到裡面放著一些鈔票，有零有整，大概有五千多塊，這才知道他的意思。尤命的離開，在村裡成為了傳播最快的消息，大家指責他，做男人的，怎麼能一聲不吭就走了呢？說到底就是個浪蕩子，怎麼可能回頭？唉，尤命家的女人真可憐。

孩子滿月一過，大家逐漸意識到尤命不會回來了，前去探望的婦女們說，他家的食物已經快見底。婦女們願意幫女人做飯，教她整理家務和帶孩子，可沒有人敢拿自家的食物給她，就怕一幫上就甩不掉。婦女們不再稱呼她瘋女人，而是叫她尤命家的女人，似乎是只要這麼叫，這女人再怎麼落魄也只是他尤命的女人，她的生活再窮酸苦辣，也只能是他家要面對的事，旁人沒理由插手。

yutas 哈勇是不得不插手的那一個。鐵木滿月那天，**yutas** 哈勇聯繫了尤命的母親和哥哥，他們一聽是尤命的事，就掛了電話，再撥過去也不接，像是從此一刀兩斷了。他只好請村幹事，要給尤命家的女人申請急難救助。村幹事狐疑地看著他說：那要找他家男人來啊。**yutas** 哈勇感到為難，他知道自己沒這個本事，再說了，寡婦門前是非多，就算那女人是瘋的，那也不能靠近。他拿著五千多塊，想還給尤命家的女人，卻害怕被她撕壞了，或者被有心人騙了去。他想，這恐怕也是尤命託付給他的原因。**yutas** 哈勇整日唉聲嘆氣，想不到好法子，連下地做農活也心不在焉。

直到那天，孩子的哭聲響徹整個村，哭一整天沒停，家家戶戶都知道尤命家的女人沒奶水了。**yutas** 哈勇沒忍住，帶過去一斗米，進門就看見尤命家的女人一臉著急。她指著在床上哭的鐵木，嘴大開，發出「呃呃」的聲音。**yutas** 哈勇的米袋子還沒打開，她就衝上來，從裡面掏出米往自己嘴裡塞。原先放棄她的婦女們也湊上門來，為她感到慶幸，想著好歹有一個人來幫她了。但她們看著 **yutas** 哈勇，眼神又有一些別的意味。**yutas** 哈勇被看得不自在，只好無奈地說，好在尤命留給她五千多塊，存在我這裡。他說得很大聲，倒讓人覺得裡面

有些蹊蹺。

尤其婦女們一聽，心裡都在想，那怎麼不早說有這筆錢？她們立刻在各自小圈子衍伸自己的想法了，全然失去了剛剛的憐憫，其中一個狠毒的就說：我看大概是 yutas 哈勇自己掏給這女人的，其中有什麼心思誰知道呢？

yutas 哈勇非常謹慎，每次他進尤命家，都會敞開大門，從不小聲說話，好幾次還把鐵木嚇哭了。他總是先幫尤命家的女人做飯，看她吃完再回去煮自己的。他也從不久留，做完該做的事就走，有時也教尤命家的女人一些家務，但絕不碰她身體一分一吋。有時她突然撩起衣服餵奶，yutas 哈勇也會一下子臉紅，丟下東西就跑出去。他一筆一筆記錄所有的開支，不多花一分錢。可即便這樣謹慎小心，背後還是有人會說他是在演戲，是獻殷勤，是對尤命的女人有那個意思。

謠言是危險的，yutas 哈勇的兒女很快就阻止了他，要把他接去住一段時間，他說放心不下田地，他兒子卻說，那些田地能賺什麼錢？yutas 哈勇又懊惱又無奈，然而在村裡，也沒有任何人想管這件事，他只好把剩下的錢留在村幹事那裡，也交代說照顧一番，等尤命回來再一一算清吧。yutas 哈勇雖然離開了，但是並不代表傳言就會消散。謠言的危險不只是損人名譽，它更提供了千種想像、萬種可能，村裡一些壞心思的男人，很快發現了這種可能。

自從 yutas 哈勇去過，尤命女人的家門總是習慣敞開著。開始，有第一個男人說，他看到尤命家的女人在洗自己的身體，她的身體很豐滿；然後有第二個男人說看見了尤命家的女人在餵奶，她的胸白得很，像剛蒸出來的糯米；接下去的男人說話就愈來愈下流了，但他們半真半假的話，總是能夠相互補充，給瘋女人的身體添上了情色的意味。終於，某個色膽包天的男人趁著夜黑，走進了尤命家。

隔天，這個男人竟得意洋洋地跟自己的好兄地描述了：尤命家的女人當時就坐在床上，見到不熟的人她很慌亂。剛開始一直搖頭，身子往後縮。等我伸手上去掀開她的衣服，摸了她軟綿綿的胸。她卻擺擺手說：現在餓，沒有力氣。聽她這麼一說，我跑回家拿了一碗飯菜給她。她拿在手裡喜滋滋的，幾口就吃完了。這時我從身後抱住她，她身體就鬆弛了。

傳言像瘟疫般流傳開來，但僅限於男人的小世界。他們說，只要幾塊麵包，或者幾條魚，就可以到尤命家去，和那個女人白皙的身體發生關係。那種白，在村裡婦女身上是沒有的。尤命家女人身體的白，泛著獨特的色澤，摸上去明明是暖的，卻有一種冰冷的觸覺，這是很獨特的體驗，尤其在這封閉的村

裡。這些男人都猜想，她一定是從遙遠的城市被尤命騙來的，男人一個個急不可耐，都想嘗一嘗新鮮。

尤命家的女人似乎也嘗到了甜頭，男人間流傳說她變得聰明起來。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，她開始從房子走出來，在家門口餵奶，嘴裡發出聲響，像是有意誘惑，又像是母性驅使，這一點母性又使她顯得樸實，但對那些色急的男人來說，是另一種誘惑。男人從田地回來，會故意經過她家門口，明明家不在一個方向的，也特意要繞著走一圈。他們一邊走著，一邊還說起下流的話，不過真敢摸進女人家門的，也不過就四五個。

這四五個，並不都是老實人，當中一個叫瓦旦的，年輕時在鎮上賭錢被剁了食指，在外面做苦工又因手腳不乾淨被人痛打一頓，只好回到村裡，種菜拿去鎮上賣。一開始他來找尤命家的女人，還會帶點菜和肉，後來看她孤兒寡母沒有什麼威脅，索性就空手來。尤命家的女人沒收到東西，自然很生氣地哇哇大叫，一不配合，就挨了瓦旦的毒打。瓦旦掐她脖子，也搥她耳光，掌印立即印在她白皙的臉蛋，鐵木哭了，他也不讓她去哄。女人有時真是急壞了，在他身下掙扎不安，又少不了挨一頓揍。直到有一次瓦旦正在興頭上，她突然翻起白眼，眼皮跳動，像是著了魔一樣，把瓦旦嚇傻了，此後他再也不敢進她家的門了。

好在其他男人還算規矩，他們雖然過得辛苦，但在生活資助這件事上卻不吝嗇，他們用米、肉類塞住女人的嘴，用醃魚的腥塞她的喉頭，以免她快活的聲音太過響亮。鐵木不再沒停息地嚎哭，尤命家的女人也不再跑到村道上喊叫，她的生活，眼看愈來愈有滋味了。天晴的時候，她似乎能把陽光吃進肚子一樣，伸長嘴巴去咬，唇齒間溫溫的，就算是咬到了。天陰的時候，她更會去等雨落下，一邊等一邊開口唱歌，唱的歌始終也沒人聽懂，像是過去的流行歌，她唱給鐵木聽，也不管他聽進去沒有。大家普遍認為，那是她發瘋之前學會的情歌，可見尤命說她小時候燒壞腦子，極可能並非實話。

村裡的夫妻生活都非常慘澹，男人因工傷意外造成的殘疾，遭到女人的同情和嫌棄，她們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擔子，變得更加果斷和粗糙，而男人愈發自卑，自卑在心裡，也在床上，只好往外面的世界尋求。

婦女們是通過家中物資的減少，才逐漸明白有這一件勾當。在夫妻雙全的人家當中，一些女人早就懷疑自己的丈夫不忠，只是萬萬沒想到那一頭竟然是瘋女人，她憑什麼？她們軟硬兼施地質問自家男人，但無論他們否認多少次，還是無法打消她們心裡的疑慮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她們變得敏感易怒，開始勤於計算家中的一切。當尤命家的女人唱起歌，她們就妒忌，見不得她那張快樂的嘴

臉。照理說，瘋女人是沒有生活滋味可言的，她可以這樣滿足快樂，顯然已經不瘋了，在村裡，能勾引男人的女人，是其他所有女人永遠的敵人。她們心裡想，難道我們還輸給一個瘋女人？她只不過是裝瘋賣傻而已，男人最喜歡這一套。

瘋女人的傳說再次被更改，她變成了一個頗有手段的狐狸精。她袒露在男人眼中餵奶的胸脯是明證，整日唱的那些情歌也是證據，她責無旁貸就是婦女們厭惡的心機女，看著瘋傻，其實厲害得很。

婦女們躁動不安，像是期待著一次集體抓奸，但誰都不希望會抓到自家男人，於是這件事也沒有人起頭。她們只能在平時有意無意地排擠她，比如踩她的腳，不理睬她的話，在她的水缸裡扔泥砂，把她剛學會架起的竹竿推翻，再也沒有人幫她擠乾衣服的水分。她需要花比以前更多的力氣生活，但她很快就在家門口支起竹竿，把各色的魚肉晾起來，紅的黃的黑的像一張張炫耀的旗子，仿佛在宣告，這都是你們男人的供品，我的戰利品。婦女們看見她門口五顏六色的食物，一個個心裡發毛，覺得上面的某一條魚或一片肉和自家的怎麼看怎麼像。好色的男人經過時，也一邊假裝漠視一邊還偷偷數，有幾種食物，她就至少有幾個男人，數得心裡又恨又癢。

雖然什麼大動靜也沒發生，可村裡的人相信，這日子是不會和平收場的。中秋節後，yutas 哈勇從兒女那裡回來了。他拎著幾條鎮上的鱸魚去尤命家。他走到她家門口，看見女人正站在陽光下，用纖長的手指擺弄那些食物，鐵木被她綁在背後，頭上蓋著紅手帕，胖呼呼的小手也玩著她的黑辮子。見到 yutas 哈勇，她也沒有什麼表情。yutas 哈勇有點失落，但仍然把魚放進屋裡的瓷盤上。

尤命家的女人踮著腳進了門，她把孩子放下來，塞進搖籃裡。她看了看那幾條魚，感到陌生，是呀，她想村裡的小溪養不出這麼大的魚，簡直像兩隻貓了。女人哼著歌，不疾不徐地在床上躺下來，把鞋踢開，抓起衣角就往上脫。yutas 哈勇被她嚇呆了，如此唐突，女人的上身就赤條條地暴露在他面前，她輕輕喊著：快來，快來！

yutas 哈勇不敢看，他心裡生出了羞恥感，這種羞恥感是熱的，就像一股火苗燒起來。yutas 哈勇心裡想，她怎麼變成這樣一個人了呢！他邁開腳步想逃出這個房子，就像逃離火難一樣，可一時走得太急，他在門檻上摔了跟斗，身體裡傳來骨骼的脆響。接著，尤命家的女人溫軟而長大的手，攙住了他的手臂，yutas 哈勇頓時感到尷尬，不想竟然就這樣被她捕獲。沒等他站起來，周圍的村人家已經過來張望，嘿，那是一個喪妻的老頭和一個瘋女人。明明兩個身體之

間還是清白的，卻已蒙上了不可逃脫的曖昧。

yutas 哈勇被人抬進村裡的衛生室，他的小腿被門檻刮去一大片皮肉，裡面的骨頭可能也有損傷。雖然已經走不動了，但他說，隨便拿藥擦擦就好。衛生室的護士建議他還是得去鎮上拍個 X 光。yutas 哈勇的兒女又急又氣說，爸，你那麼大一個人了怎麼還惹這種麻煩。這話聽上去像是怪他的不小心，但在 yutas 哈勇耳朵裡，卻別有另一層意思。他感到極其羞愧，他感覺對不住他逝去的那些長輩了。yutas 哈勇離開了村，決定將田地賣掉，他希望他的兒女能輪流照顧他。

在村裡，婦女們終於等到了這個契機，她們開始集結，大聲地說起閒話，說這樣的女人留不得。她們拿起掃帚、藤條和木棍，衝到尤命女人家裡。當她們闖進門時，瘋女人嚇得大喊了一聲，蜷縮起身體，爬到床底下。婦女們似乎很擅長這種貓追老鼠的遊戲，沒花多少時間就將她從床底下拉了出來。婦女們怒不可遏，她們罵著喊著，瘋女人感到無助又無奈。瘋女人身體瑟縮著，往牆角挪動。有個女人帶頭揮了一下掃帚，緊跟著其他女人也都舉起手上東西，劈裡啪啦地往她身上打。

瘋女人衣服散開了，白皙的身體遍體鱗傷。她嘴巴流出了鮮血，在喧嘩中緩慢地爬坐起來。婦女們有些疑惑，她傷成這樣，是什麼力量讓她重新坐起來。她的這股倔強讓婦女們更加憤怒，領頭的一個朝她肩上踹了一腳。她歪了身子，又坐直了。她用雙手捂著臉，眼淚從指間流出。突然間，她攤開胳膊，撥開打向她的掃帚和木棍。她抽泣著，朝女人們大聲喊：你們憑什麼把我嫁到都市？我叫伊萬，我就要嫁給我心愛的人！你們打死我吧，媽你打死我吧，就朝我的頭打！她握緊拳頭，放到自己的額頭上。

看到這一幕，婦女們稍停了手。她們沒有想到，能從瘋女人的嘴裡聽到關於她發瘋的確鑿證據。原來她是這麼被家裡逼瘋的。她們相互遞了眼神，一個接著一個，緩緩離開了尤命家。她們失魂落魄地往自己的家走，路上有幾個還在談論這件事，她們想往這件事補充更多的細節。

打人的事平息後，不到一個月，外面就傳來消息說，尤命被抓了，判了十幾年。村裡人問起是犯什麼罪，外面的人說，聽說是參與山老鼠集團和吸毒。村裡人一聽，就不再去過問了。

照外面的人那樣說，尤命家的瘋女人真的成了孤兒寡母。大家一下子就覺得她的處境很可憐，算是村裡最慘的人之一。爾後村裡的婦女們又恢復了良善，甚至比以前還更良善，家裡每有剩飯剩菜，她們就給她孤兒寡母送去，有

時候豐盛起來，尤命家能吃得比誰家都好。令女人們驚奇的是，尤命家的女人竟然學會了不好意思，她開始也到別的女人家幫忙，她小事做得不夠仔細，但粗活總能幫上忙。

村裡恢復了平靜，有時大家還能看到，尤命家的女人背著孩子在曬衣服。有時也會看到她獨自坐在山頭，不知是看向哪個地方。她心裡想著尤命，還是那個心愛的人，沒有人知道。有的人說她看上去正常了，有的人則說，這樣的事，很難說。